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八回 非非設計擒眾傑 徐慶神箭射了凡

卻說眾弟兄來到方丈裏面，只見那非非僧在禪床上立起身，上前向鳴皋稽首，吩咐侍者看茶，十分恭敬。鳴皋暗想：「這和尚為何前踞後恭？」只見侍者擺上素齋。鳴皋等不以為意，只道和尚奉承施主，不過化緣而已，原是常事。不知吃過二杯酒，只見眾人個個頭重足輕，東倒西歪，一齊醉倒。那非非僧俗姓李，名龍，是寧王心腹。命他在金山暗備兵馬，以待將來叛逆之用，故他膽大妄為。寺內造有十重地穴，這魚籃觀音殿，就是第一重地穴門的鎖鑰。美貌女子，不知騙入了多少。還叫徒弟們四出張羅，只揀標致女子，偷盜回來，藏在地穴中取樂。昨日接到寧王密札，叫他密拿凶身，倘有如此等人到來，便可拿下，解送行宮。當有圖形相貌，合寺職事僧人，盡皆看過，所以至剛見了他們面貌與畫圖相似，只少一人，到了方丈，便與非非僧做個眼色。恰巧那方丈侍者是認得狄洪道的，只因寧王到姑蘇開臺的時節，非非僧命了侍者送了禮物下蘇州，所以見過他，曉得是副臺主。那狄洪道卻不敵心。況他寧王聘來未久，怎曉得寧王暗備兵馬埋伏在空門的事。方纔鳴皋等到裏面游玩，侍者說明緣故，非非僧大喜，暗想此一件卻是大功。正是虎欲傷人，人欲捕虎，彼此各存機械之心。從來軟的縛得硬的。今日鳴皋等眾人只道他好意畜飲，不過為化緣銀錢起見，那知著了道兒，被他蒙汗藥酒把眾人麻倒。鳴皋等雖則英雄，究竟不是老江湖，若遇了一枝梅、徐慶等輩，便無此事。

當時非非僧一聲吆喝，裏面趕出十來個和尚，都是短衣窄袖，手執麻繩。二個服侍一個，把眾人背剪著，縛得緊緊實實。鳴皋等一眾兄弟，個個口角流涎，四肢無力，睜著眼由他們消遣。非非僧吩咐把囚籠拘禁。不多一會，抬出五具囚籠，把他們提入裏面。

然後用解藥灌醒了，把囚籠推到非非僧面前。那非非僧登高而坐，眾職事僧人站立二旁，喝道：「大膽的羅德、徐鶴，犯了彌天大罪，尚敢到這裏來送死！分明天網恢恢，我主洪福齊天，卻來自投羅網。」把他們一個個審問。那眾兄弟都是英雄情性，豪傑胸襟，怎肯抵賴。只是羅季芳兀禿驢萬禿驢的罵個不了。非非僧見過是這凶手，便吩咐押到後面牢房看守。且慢，這裏和尚寺裏那有牢房？且這五具囚籠，還是當夜打造的不成？看官不知，那寧王蓄意謀反，這金山寺名為叢林，實是他暗屯兵馬之所。這非非僧名為方丈和尚，實是開國元帥，所以如此膽大，做這無法無天之事。莫說囚籠牢房，就是營帳印信，一切犯禁的東西，件件都有。只待興隆起手，這金山便是大營。

話休煩絮，且說到了來日，非非僧吩咐監寺帶了十個小和尚，把囚籠押解下船，一路護送到姑蘇，獻與王爺發落。那監寺名叫了幾，生得面如鍋底，力大無窮，善用一條禪杖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當下領了方丈法旨，吩咐小和尚抬了囚籠，提了禪杖，離得寺院，一路來到後山，便叫把囚籠先下舟船。我且慢表。

再說徐慶同了楊小舫，來到鎮江住下。尋了半日，不見鳴皋，與小舫商議：「明日我們到金山寺上去游玩，或者他們也在那裏安身，也未可知。」這日二人上得金山，一路游覽。望那江中銀浪滔天，波濤滾滾，往來船只不少。二人沿山信步行來，到了半山，轉過山角，卻是一只涼亭。二人走入亭中歇息，忽然遠遠的望見寺內十來個和尚，扛出四五具囚籠，下山而去。暗道：「奇了，這寺院之中，安得有這個東西？」心上有些疑心，便對小舫道：「我們同去看來，卻是甚麼犯人。」二人走出涼亭，從斜刺裏飛步下山，躲在林子裏面。徐慶跳到樹上仔細觀看。那些和尚抬了囚籠，從那邊大路上過去，後面跟著一個胖大的和尚，提了禪杖，雄糾糾押著下山。那囚籠之中，正是鳴皋等眾人在內。

徐慶看得親切，叫聲：「慚愧！」一手便向弓壺中取出這張弓來，抽一條雕翎在手，扣上弓弦，覷定了後面的胖和尚，颯的一箭射去。端的百發百中，這一箭正中後心，那和尚應弦而倒。徐慶跳下樹來，同楊小舫各抽單刀在手，飛奔過去。那扛抬的小和尚正在下船，忽見了凡跌倒在地，慌忙看時，背上一箭，從胸前透出頭來，唬得慌了手足。

看見二個壯士提刀趕來，遂棄了囚籠，各自逃命。徐慶等追上，殺了幾個，先來劈開囚籠，把鳴皋放出。一齊動手，把眾人盡皆救了出來，跳入船中，把舟人殺了。那小舫還在追殺小和尚，無如他們東奔西竄，正在沒追一頭處，聽得徐慶叫喊，遂奔到船中，與眾人相見了。鳴皋道：「多蒙楊兄相助三哥，救了兄弟。只是快些開船，他們便要追來。」王能、李武便去解纜索，扯起帆來，直至北門。

七位英雄上岸，齊到張家客寓。鳴皋便叫擺上酒餚，與二位接風。席上邊各人把過後之事細說一遍，眾人俱向徐慶、小舫相謝。徐慶深贊洪道義氣，王能、李武的忠心：「從今跳出火坑，免得遭臭萬年，被天下英雄恥笑。況這奸王，怎得成其大事？」大家說說談談，開懷暢飲。

鳴皋說起林蘭英之事，如今一定無疑的了，「只我已許他們尋還他的女兒，豈可失信？況且這禿驢如此不法，豈可容得！還望眾位弟兄相助兄弟，把這金山寺掃蕩污穢，救得那些被陷女子得見天日，亦是一樁好事。」眾人同聲道好，個個高興。楊小舫道：「只是須要商議怎的進去？」羅季芳道：「我們只從大門一齊殺將進去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二個殺一雙，有何難處！」狄洪道笑道：「羅兄說得好容易，只怕不如你的意呢。」鳴皋道：「他是呆頭呆腦，凡事托大。你不見他的房屋，都是銅牆鐵壁，曲曲彎彎，進時容易，出時就難。他們既然為非作歹，屋內豈無埋伏？況且寺中共有刃余和尚。你只看禪堂中這些賊禿，個個猙獰怪狀，身長力大。那方丈和尚，看來真個利害。我等須要謹慎為妙。」狄洪道道：「今日我們被徐、楊二兄救出，寺中豈無準備？還是夜間越牆而進。」徐慶道：「狄兄說得有理。只是一件：我們總共七人，還是一同進去，還是分頭進去？須要斟酌。到了裏面，在何處相聚？」季芳道：「還是分頭進去，有個救應。」

若聚在一處，倘中了奸計，一網打盡，連收尸的人都沒有。」鳴皋怒道：「匹夫！俗雲說的好，上坑還討個利市，卻要你來放屁！」小舫道：「羅兄的話雖是如此，卻也有理。」鳴皋道：「楊兄不知，這寺裏共有一藏房屋，乃是五兀零四十八間。我們只七個弟兄，入得裏面，正如海內撈針。況且路徑不熟，怎得約定何處聚會？總之一同下去也不好，分頭進去也不好。據小弟看來，我們七個人到了屋上，尋到方丈裏面，先下去二個，把這非非僧殺了，使他們蛇無頭而不行，便慌亂了，就此逐段殺去。倘然敵不過這惡僧，房上的人，或暗中相助，或下來助戰，你道好麼？」眾人齊道：「足見徐兄足智多謀，這個最妙之策。屋上屋下成之犄角之勢，進退二便。」眾人商議定了，約定明夜進去。

且說寺內的小和尚逃轉寺中，報與方丈知道，說被二個武士模樣的劫去囚籠，下船逃逸，了凡師中箭身亡。非非僧聽了大怒，便問：「可是山東口音？」小和尚道：「一個山東口音，一個好像蘇州口音。」非非僧大發雷霆，罵道：「我曉得是這二個孽畜！前日清風鎮兄弟那裏，有人逃來報信，說被二個牛子將俺兄弟殺死，將弟婦鮑三娘不知生死，縱火燒了房屋，一門殺個罄盡，此恨怎消！」正是：人防虎，虎防人。不知此番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